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半月刊

32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目 錄

半月談：紀念志願軍出國作戰兩週年	（一）
慶賀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偉大成就	（三）
讓和平的花朵開得更鮮艷	（五）
我們要和平！	（六）
我要給母親報仇	（七）
我認清了敵我，回到了溫暖人民大家庭	（一〇）
擁抱你，祖國！	（一四）
李嬿和她的兒子們	（一六）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畫史（連環畫）	（二一）
時事解說	（二八）
宗教界	（三一）



紀念志願軍出國

作戰兩週年

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已經兩年了。兩年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英勇作戰，嚴重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而獲得輝煌的勝利。這一勝利，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也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同時也粉碎了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計劃，更加強了全世界人民反抗侵略、保衛和平的勇氣和信心。在爭取亞洲及世界持久和平是有極其重大貢獻的。這不僅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光榮，也是祖國人民和毛主席的光榮。

衆所週知，天主教會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爲侵略工具的，在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今天，它並沒有忘記使用這一工具的。我們大家都記得在去年朝鮮戰爭正在進行激烈的時候，披着紅衣主教外衣的史培爾曼，這個美國大資本家、梵蒂岡的寡

後操縱者到了朝鮮，爲美英侵略軍打氣的事。我們知道中國的天主教爲帝國主義利用侵略中國更多的事實，可是過去中國的天主教徒爲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在思想上毒化麻醉，不但分不清敵我，而且有不少背叛祖國的。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教育了廣大的愛國天主教徒，和帝國主義分子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積極地推進了三自革新運動。但這只是初步的勝利，我們今後要繼續在教徒中，加強抗美援朝反帝愛國的宣傳教育工作，澈底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同時，我們天津市天主教徒堅決和全國人民站在一起，擴大增產節約運動，全力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爭取朝鮮戰爭早日勝利結束和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我們相信，和平一定在全世界勝利，兩年來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侵略軍所受的致命打擊就是一個明證，如果戰爭販子們仍不改悔，妄想繼續和擴大戰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慘敗，以至最終的死亡。

際此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兩週年紀念日，我們特向英勇的志願軍致以熱烈
的祝賀和崇高的敬意。

慶賀亞洲及太平洋區域

和平會議的偉大成就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 吳克齋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經過了十一天的會議，已經在十月十三日勝利閉幕了。我代表天津市愛好和平的天主教徒，慶賀這次和平會議的勝利成功，慶賀這次會議的偉大成就！

這次會議發表了告全世界人民書和致聯合國書，同時並作出了九個重要的決議。兩個文件和九個決議裏面，都充滿了亞洲和太平洋區域各國十六億人民對和平的熱烈希望和迫切要求，指出了爲維持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以及世界和平所必要採取的步驟。每一個中國人民，包括愛好和平的天主教徒在內，都衷心擁護這些決議，認爲祇有徹底執行這些決議，才能使人類免於戰禍，才能使人類過和平、幸福的生活。

這次會議不但作出了這些重要的決議，它並

且給在今年十二月間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打下了堅固的基礎。這是這次會議的另一個偉大成就。

本來這次會議祇限於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可是在會議召開以前，非洲的阿爾及利亞等不屬於這區域內的國家，也紛紛要求派代表參加。這說明了和平不僅是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同時也是世界上所有被戰爭所威脅的國家人民的一致要求，換句話說，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要求。在會議過程中，各國政治見解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一百多位代表先後發言，而每個代表的發言中，都充滿了對於戰爭挑撥者和戰爭製造者的憤怒。這說明了全世界人民都已認清到底誰應該對今天的戰爭威脅負責任，到底是哪些人要戰爭，哪些人要和平！尤其使人覺得感動的是：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嚴密控制下的美國人民、日本人民和美洲其他國家的人民，在今天也都已看到他們的統治者正是

戰神，正是惡魔，他們在自己與這些戰神和惡魔中間劃了一條清楚的界限。這些國家的人民，痛感自己生活上所受到的種種苦難是來自少數的戰爭販子，全世界人民所感受的戰爭威脅也同樣是來自少數的戰爭販子，所以他們一方面向各個被侵略國家的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表示敬意，一方面又痛切感到他們自己身負變革責任。除了與各國人民一樣地要反對戰爭以外，更要反對騎在他們頭上的少數好戰分子——他們的統治者。在會場上，美國代表與朝鮮代表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種動人的場面不但說明美國人民愛好和平，同時也說明了一小撮戰爭販子們是越來越孤立了！和平運動已經開展到帝國主義者的心臟裏去了，戰爭販子們的末日已經到了！

所以，這次會議的另一偉大成就就是：它又把和平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面對今天這樣的和平空前有利、對戰爭空前不利的世界形勢，我們感到無限的興奮。通過這次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的和平人民已經空前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了。相信通過今年十二月間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全世界和平人民將要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為保衛和平而鬥爭！

對於和平的前途，我們有堅強的信心，但是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陰謀，我們還要隨時警惕

，因為，越是到了窮途末路，帝國主義者越是要作垂死的掙扎，孤注一擲。我希望全天津市的天主教徒，能够很好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具體行動上，我們更要貫徹三自革新運動，加強對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鬥爭，嚴密防備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破壞行動；我們還要加倍努力改造思想，肅清帝國主義的餘毒，在思想戰綫上不給任何破壞者以任何可乘的機會；此外，我們更要變應祖國的一切號召，努力從事生產建設，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強大，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的一個堅強的堡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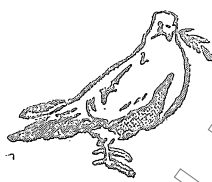
我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是和平的宗教，耶穌所傳的都是和平的福音。在今天，當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的時候，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衆人以爲美的，你們要留心去做」，我們更要爲和平而努力！當然，在過去，我們爲和平會作了一些事，例如今年五月間我們舉行了祈禱和平遊行，九月二十八日，我們舉行了祈禱和平大彌撒，今後我們更要隨時爲和平而祈禱，爲和平而鬥爭！耶穌說過，「你們要戰勝罪惡。」今天我們正是要戰勝罪惡，否則我們就要被罪惡戰勝，喪失了作天主兒女的資格。

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必須爭取。天津市的天主教徒們！讓我們行動起來，爲和平而奮鬥到底吧！我們高呼：

和平萬歲！

我們要和平

歸綏 趙登廉



們少數人的享樂，他們在叫囂戰爭，發動戰爭。他們要封鎖文化經濟，他們把炸藥埋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要它爆炸，要它殺傷。他們的火藥已經在朝鮮爆炸了，已經在朝鮮大量殺傷了，朝鮮無辜的人民現在是在火海裏掙扎着。母親的眼淚，孤兒的哀號，在殺人魔王的眼裏只是一個玩笑。他們並不滿足，並不甘心，他們又在武裝日本，武裝西德……我們能坐視

帝國主義者、戰爭販子們，爲了統治全世界，爲了他們荒淫無恥的生活，爲了他

這個萬惡的殺傷滋長擴大嗎？我們要拯救和平！全世界的人在渴望和平！代表十六億人民的三十二個國家的和平使者，盡管他們的職業不同、政治見解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渴望——和平在大地上永遠普照。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我們衷心擁護的，是世界人民贊成的，它將改變人類罪惡的社會。這種改變將使母親們、孩子們的眼淚變成幸福的微笑與歡樂的歌聲。

和平是幸福，是自由，這是耶穌所宣揚的精神。我們是善良的天主教徒，我們的教義就是愛好和平高於一切。我們要熱愛和平，擁護和平，來拯救和平，這是我們的神聖天

職。

帝國主義口裏講愛人，手裏在殺人；表面講和平，實際在發動戰爭。他們想用這個鬼把戲欺騙全世界的人民。他們真是「外披羊皮，內藏狼心」的野獸。他們必將遭到天主的唾棄，受人民的嚴厲懲處。

希望全世界親愛的天主教徒，本着基督的精神，本着我們人類的天良起來拯救和平吧！我們深信這個力量是會阻止一切罪惡的。毛主席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羣衆。」

希望有天良的教友們，我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拯救和平。

我們要和平！和平萬歲！

我要給母親報仇

甘肅平涼聖家會修女 劉蘭英

我是天主教甘肅平涼教會的修女，我們家裏幾輩子信奉天主教，尤其是我母親，教徒們都稱讚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可真是沒想到我母親的這片虔誠，被帝國主義分子們利用了；騙取了我家所有財產，剝削了我母親二十年的勞力，終於害的我母親積勞成疾而死，這是帝國主義者給我母親的「福音」。我今天要在廣大羣衆面前把我母親和我身受自階的悲慘事實控訴出來，讓我們更深刻的認識這些披着羊皮的狼——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態。

我家住在慶陽三十里鋪，父母和我共三口，以農爲業，自耕自吃，生活過得滿好。

一九二八年時，平涼教區還沒有傳教員守貞姑娘，只在本堂中有學道理的。本堂神父叫這些學道理的住在我們家裏學習，他們也有個別的給我們裝些糧食，那貧寒的便不給。父親有時不滿意這樣作，母親總是這樣說：「不要緊，只要天主賞賜我家大小平安，莊稼收成好就行了，天主的報答是無窮的。」自我能記事起就是這樣。外國畢神父貪心不足，施展陰謀詭計，不斷的叫我母親及全家搬進教堂去住，藉以騙取她的財產，剝削她的勞力。當時母親推托說，父親年紀大了，常有病，搬進教堂去不方便，反正是一樣，有學道理的就叫在我家裏住好了。就這樣推延着。

一九三〇年六月父親死了，還沒等裝殮，那無情的帝國主義分子畢神父（西班牙籍）就跑來囉，馬上叫我母親搬進堂去，幫忙做活傳教。母親仍然推辭不去，親友們亦不贊成。一直推延到這年年終。可是帝國主義分子總是不放鬆，又連續叫了好幾次，母親碍於情面，怕得罪了天主，怕天主不降福。這是因爲長年受了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母親，認爲神父是天主的代表，不聽神父的命就等於不聽天主的命。於是被迫的沒法，就答應搬進堂裏去住了。神父派了兩三個人到我們家搬東西。我們家的東西實在不少，整整的搬了一個星期，備糧食麥子裝去了四大石，其他什物登記了一個小冊子，全都搬走了。在一九三一年的舊曆八月十五我母女搬進了天主堂。從此套上了不可解脫的枷鎖，失去了自由，充當了牛馬般的奴役。

我們搬進堂裏後帝國主義分子把我們安置在一個大荒園子裏，有六七間破爛的房舍。園內長滿着荒草，簡直無從下脚，母親拔了兩三星期，才有點像人住的宅所，那才慢慢的招收學道理的人來了。母親

天津天主教會革新運動促進會虎揚編輯部負責同志：

我是平漢教區的一佃傭女，一生受尽了帝國主義傭者的奴役壓迫，經過一年來的反帝斗争我逐漸的有了認識，我想把帝國主義份子騙取我的家財產和剝削了我母親二十餘年勞動的殘苦事實向廣大人民面前控訴出來，但我不会寫文章，茲將事實筆述送上請

貴刊修改登載為盼

甘肅平涼教區天主教會傭女劉芝



一面教道理，一面作飯，供給堂裏兩三個神父、嬰兒、養老者及傭工吃，縫補也都是母親的事，終日忙碌不得休息。她把教堂的事看成比自己家庭的事更重要的工作着，正因為這樣，有時我病了都得不到照管。當年十二月間我患了極度嚴重的傷寒，差一點死去。

我們搬進堂去一年後，換來了另一個帝國主義分子本堂神父鄧鴻什（西班牙籍），更變本加厲的在我們母女身上施行了統治手段。他到堂不上三天，便給我母女訂出了約法三章，不准和外人接近和說話，在經堂裏念完了經，立即回院，關上大門，比監獄的制度還要嚴格。有很多次我們親戚家有婚喪事拉上鞋口來接，一連接了幾次都不准去，並且擺出他那帝國主義者兇惡的醜態來，給來接的親戚一個打擊。我們母女真的作了囚犯。母親這時後悔很想出堂，但怕別人笑話，同時事實上也已無法擺脫了。那時我才十歲，不讓我同院內一切人說話，不讓我進作飯的學道理的房子。有一次天氣很冷，我從學校裏回來，忘了他給我定下的規矩，便到做飯女人的熱坑上暖了一下，那知那個帝國主義鄧神父正跟在後面，把我從坑上叫下來，大聲的罵了一頓，還罰了跪。更毒辣的是不讓我同母親住在一起。以供我念書爲名，企圖把我送走離開我的母親。於一九三二年秋把我同四個女學生送往平涼，當時我實難離捨，堅決不去，但是也無法抵抗，事實上我也不敢抵抗，一直啼哭，死也不願前去。同行的四位都走了，只留下初次離家，念母心切，三天三夜不會吃飯睡眠，一直啼哭，死也不願前去。同行的四位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人在玉都等待來人接我，希望回去見母親。母親自我走後，未得到我的信息，便急的要求鄧神父派人看望接我，鄧神父始終不准，後來造謠說我走到玉都鎮害病死了，並說害的是白喉病，兩天就死了。這一下可把母親真要急壞了，本來母親自我走後，一直在記掛着我，和我同樣的急的病昏不醒，這才打發人把我叫回來。

因此帝國主義分子懷恨在心，不叫我上學，經過我母親千說萬說，才允許我繼續上學，但不到一年，帝國主義分子又要送我到西峯堂給外國修女當奴役去，我堅決不去，提出願去平涼讀書。帝國主義分子的企圖是讓我離開，所以他很快的送我到平涼。我這一走，母女就分離了將近十三年。母親無時不在想念着我，但無價的牛馬般的勞動還不停加在她老人家的身上，摧殘着她的生命，堂內一切雜務完全是我母親的事，推磨碾米倉庫管理，及每年二百多架葡萄搭架用的藤繩子，前兩個月就得不分晝夜的拾幾十斤，每年給豬幾個大肥豬，沒糧食吃還得母親領着收下的大一點孩子（吳吉元）到野外拔草餵豬，遇到把豬殺了，帝國主義分子又是作的香腸，做的臘肉供他們享受，但餓了豬的母親只能夠見到些豬的下水

；母親饑餓的雞兒，帝國主義每天吃一兩隻，還嫌火夫作的不够乾淨，又叫我母親殺雞洗的乾乾淨淨的送給火夫，雞下的蛋他們每天要吃一二十個，還嫌少，有時雞下的蛋不够吃，就生氣沖沖地質問母親爲什麼雞下的蛋不够吃的呢？母親怕挨罵拿麥子換兩三個雞給蛋他們吃。沒有做飯燒炕的柴他們不管不買，由母親領着孩子們經常在外邊打柴，把柴打好了，沒力氣拿回來，叫作活的人去拿一拿，帝國主義分子還不高興，沒有辦法只得母親自己拼着死命給拿。每年火熱的夏天，母親給帝國主義分子們晒杏皮梨乾、桃乾，翻來覆去晒好幾次，晒好了裝上幾大木箱，放在他們的房子裏，好像進了監獄，什麼人都吃不上，任憑帝國主義分子獨自享受。母親在堂裏幾十年來，一直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幾十年中帝國主義分子從來沒有給過母親一盒火柴，睡的炕連席也沒有，和幾個嬰兒睡光炕把炕，磨擦的光油油的，如像上了漆的一般。幾年中只給一套粗布衣服，吃的粗米淡飯，有時連鹽都沒有，就這樣還常受帝國主義分子的侮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母親病了要我回去看着，那時我在西峯工作，經過本堂神父的許可，我請假一月，回去侍候母親。但帝國主義走狗王潔院長認爲我這樣請假，違犯了規矩，報告了高金鑿（平涼教區主教西班牙籍）這個帝國主義分子馬上發了電報迫我回去。當時我母親的病正在危急，已不省人事，我真不忍心走，可是帝國主義分子和他的走狗非逼着我立刻回去不可，除去電報外，桑成貞又親自到了西峯，打發信立即坐等我走，我含着眼淚離開了我的命在垂危的母親。我回到西峯第二星期，我的母親就與世長別了，臨死時，還不住口的喊着我的名子。死後連衣服都沒穿好，狠心的帝國主義分子王潤良（西班牙籍本堂神父）便叫抬出放在一個常給牲口裝草的破房中。我回去一看到這種慘狀，傷心到了極點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衆教友及四大會長建議說：「老人家在教會二十多年，爲了教會不受的苦也受了，不出的力也出了，關於她的喪事，不可太冷落了，簡單了。」但是帝國主義分子只買了幾斤肉，給抬埋的人吃了一頓便飯，就了事完事。母親死後，帝國主義分子把前後的服裝控作勢的算了一下，說母親害病吃的藥錢、棺材錢等一共花了六石麥子，將我母親帶進去的四石糧食及家俱食物等折合了一下，只餘下一石麥子，也被帝國主義扣留下了，說還要給母親過三週年呢。

經過了一年的反帝鬥爭，我現在完全認識了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狼，剝削了我母親終身的勞力，便吞了我家全部財產，我要向廣大人民面前控訴帝國主義的這些罪行。我要堅決地把三自革新運動搞徹底，將所有帝國主義分子趕出中國去。我更要在思想上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分子給的毒藥，在祖國的建設事業上努力奮鬥。

我認清了敵我，回到了溫暖的

人民大家庭

南京天竺路四號耶穌聖心烏蘇拉修女 崔興坤

過去我是個耶穌聖心烏蘇拉修會的一個修道士，在五年我才正式發願入了會。我過去是受帝國主義思想毒素很深的一個人，一直到解放兩年多我還在仇恨着共產黨。但是真理永遠是不會受任何東西所掩蓋的，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南京革新促進會相繼對我的幫助和教育，終於使我在最近擦亮了眼睛，使我開始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

魂惡嘴臉，以及共產黨和毛主席對我的長期寬大爭取的恩情。現在我願意向全國教友和修女們神長們來報告一下我轉變的經過。

首先我要談的是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三代的老教友，父親崔教三修道未成，哥哥崔天培從小修道，而是因生病被帝國主義分子們推出了修院的。我有幾個堂姐姐是蚌埠教區獻堂會的修女。所以我從小立志修道，十二、三歲時候就入了蚌埠修道院，五〇年在徐州，又入了耶穌聖心烏蘇拉修會大修道院。五一年度便進了會。

我一向最信任神長和修女們。總認為他（她

們都是些神聖了不起的人物，樣樣都順從他們，服從他們的。也就得不到絲毫自由。在以往，修院都是由外國修女們管轄。據說：這是修院的規矩，我們就該當是盲目服從。

本來我是在徐州修院的，修女們在五〇年九月以「給我調調環境和空氣」為由就把我送到了南京。但是實際上她們完全是為了要利用我，要我成天的給她們做家務當「買辦」、跑腿，一天累到晚，一點點休息時間也沒有。有一次我患了一個多月的腸炎，她們連問都不問我。每遇我還令少做有一點點的遲緩，她們就大罵大吵，最後還得要我向她們悔過。她們又宣傳三次大戰，破壞抗美援朝運動，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在全國教友起來要求驅逐帝國主義頭子黎培里的時候，帝國主義修女又向我說：「這些事情都是由於共產黨的主謀，我們教友該當知道：驅逐黎培里就是等於驅逐我們的天主和吾主耶穌，是明顯的背叛。」我那時相信了她們的謊話，便更深一步的仇

恨着共產黨和促進會了。我對政府的一切措施採取抗拒態度，同時也不敢再接近我的哥哥了，（因為我哥哥也是參加革新的。）爲的是怕犯罪和入地獄。以後我哥哥雖然也常接我回家，給我講反帝愛國愛教的道理，有一次談的時間很長，也很懇切，當時我聽了，也好像有些感動，但是立刻就如同閃電一樣的，亮了一下就過去了。因爲我又想起了，他已經是個背了教的，所以他的話根本就都是不能聽的。因爲那時我不肯相信在我的教會內，有所謂帝國主義分子的存在。可是我的思想也開始有了波動，是帝國主義分子玷污了我們的教會呢？還是共產黨存心「捏造」呢？到底革新是爲的摧殘打擊我們的教會呢？還是真正的愛護教會呢？聽我哥哥談共產黨的一切措施，他是那樣的符合我們的愛人如己精神，難道真如同外國修女們所說的：共產黨是一定的要消滅我們所信的天主教嗎？我不由的開始思考起這些問題來了，同時也是終日在猶豫着而不能自決。就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分子們好像看出我的心事就立刻下令令我避靜。她們在我避靜的時候，淨給我談些：「現在已是魔鬼的世界。」「我們得好好小心保護着我們的靈魂。」「共產黨終久是要消滅我們教會的。」等等可怕的話。總是給我講個不休。並且還威嚇我說：「現在你要是回家了，妳一定就要失落了妳的靈魂。」最後她

們就叫我發聖願，給我進了會。她們一等我進了會，便又說：「現在你業已是成了我們修會的人了，所以從今以後，就是死，我們也得有責任帶着妳同我們一齊死。」在這時，我的一切要求進步的思想便全都化爲烏有了。我當時被迷惑的只存有一個思想，那就是：死也得跟着她們這伙人緊緊的拉着手一起死，反正死了就是光榮的「致命」。又一想：我也許死不了，三次大戰一起，這些「魔鬼」都會死光的，黎培里還會「回來」的，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好」了。

在這以後，我哥哥又着人捎信給我說，我的小姪子有病厲害，發燒已四十多度，要我回去看看。帝國主義修女這時說：「你小姪子死了更好！免得將來被你哥哥教育壞了，也成爲一個小魔鬼。」當時我認爲她們說的對，所以我也就乾脆連面都不給捎信的人見，心想小姪子死了也好。我如今想想：那時我的心已經被帝國主義訓練的多麼毒辣呀！我們的教義原是要我們愛人如己的，我們不但應該要愛別人的靈魂，同時也更應該愛護別人的肉身。然而我却相信了帝國主義分子，竟狠心的盼望着自己祖國的下一代都死掉了才好，這還能算是一點點人心的人嗎？

經過了一個時期後，我的思想又開始在波動了，因爲我看到共產黨並沒有來爲難我們中國修女，也沒有強逼我們參加革新。我開始覺得這樣

下去，既沒有愛國，也沒有愛教的生活，過得未免太無聊。這時我又想起哥哥來了。想暫時先到他那裏住下看看光景。同時有二位中國修女也贊同這樣做。她們說：「看情形好壞。若是情況壞，以後再往上海去，去找本會修女們碰頭。」於是我以試探和調查人民政府及促進會究竟搞什麼名堂的一種心情，回到了家。

到家之後，知道沒有任何人背教，所有的聖物仍然在被供奉着，而且每晚念經。我哥哥還比以前更熱心了，他每主日無論再忙再累，都參與彌撒和領聖事。同時我又閱讀了一切有關我們教會革新的報紙與刊物。在我剛開始閱讀我哥哥所給我準備的廣場雜誌的時候，覺得是非常刺眼的，但是逐漸的我便發覺了在這上面所寫的一切，都是與我過去所見所聞和親自經驗的事實相吻合的。我再不敢否認教會內藏有帝國主義的這個事實了。而我們教會確實是會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為侵略的工具了。於是我便開始消除了對革新會的懷疑和仇恨，初步的感覺到只有參加革新的教友，才能算做是真正的愛護教會；也只有把革新搞好，才能够挽救今天的教會。我很快的便在董貞聖母面前做了祈禱，求她轉求天主聖神，賞賜我智慧與勇敢。最後，我終究果斷的決定了我的

道路，那就是，第一我該當馬上同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們割斷關係！

在這時候，我又想到了黎培里，他到中國來是爲傳教嗎？不！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帝國主義分子！他肆無忌憚的幫助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們，在中國進着反革命活動。他天天要睡到九十點鐘，有時到十一點多鐘還不起來作彌撒，甚至乾脆不作彌撒。爲服待他就用了四、五個傭人，他還嫌不夠，每隔幾天他還要叫兩個年青的中國修女，去收拾他睡覺的房間。我記得有一次在夏天，黎培里竟一點不知羞恥的穿着了三角褲便和修女談笑起來了。他這種行爲，還有那一點能看出來有天主教的氣味呢？外國的神甫去看他，馬上驚見，中國的神甫去看他，有時好幾次也見不着。黎培里在吃上也想盡了花樣，會十分享受的。如果菜一不合他的口味，就要大發脾氣，把菜盤子都扔掉。到了冬天，他還別出花樣要吃冰其淋。他的這些奢侈行爲，和資本家財閥的腐化生活，究竟又有什麼兩樣呢？我最後終於想通了。爲了愛護和純潔我們的教會，我們當然是再不能容忍這樣的帝國主義分子再混在我們的教會內來「魚目混珠」，我們應該驅逐他出中國國境。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以後，我終於敢足了

勇氣，向革新促進會表白了我的態度，就是我已下了決心，要擺脫帝國主義分子所加給我的一切束縛。我交出了帝國主義分子給我的小恩小惠（東西和錢）。我認爲既然要站穩中國人民立場，我就沒有理由還繼續的使用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中國教友的死敵——帝國主義——的錢。但是我這時候還有顧慮，怕的是雖然交出了帝國主義分子所給我的東西和錢，可是廣大的愛國教友會不會懷疑我和帝國主義分子的關係密切呢？會不會將來麻煩我呢？可是後來的事實粉碎了我的顧慮，我非但沒有招到麻煩，相反的，促進會反而鼓勵我安慰我，同時還非常地關懷我的進步，並且把我交出的東西和錢都交還給了我。除此以外對我的思想進行了各方面的幫助，甚至還關懷我的前途，介紹我參加了教師研究班的學習。在這時候，我親身體會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所給予我們天主教徒的溫暖。在上個月底，我和全班同學在經過三個半月的學習後，爲了響應政府的號召和人民的需要，我也便開始踏上了光榮的人民教師崗位。現在我已完全明白了愛教必須愛國的道理。愛國也絕不妨礙愛教，「共產黨要消滅宗教」這句話，是道道地地帝國主義無恥謊言。

。我本人就是一個有力的人證。我現在仍然是在熱愛自己的天主，仍然是在自由地參加着各種宗教儀式，仍然是在保持着我的聖願。總起來一句話，我是在充份的享受着共產黨和毛主席所給我帶來的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同時我要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給予我的愛國主義教育，使得我除了熱心恭敬天主以外，同時又更進一步地明確了，應該如何來做「愛人如己」的實際行動，也只有完全做好「愛人如己」的聖訓，才能真正算是天主的好兒女。首先要熱愛我自己的祖國，響應祖國的一切號召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現在我已完全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們的醜惡嘴臉！他們是希望把我們每個中國青年都變成鬼，他那裏是誠心到中國來辦修院？而今天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卻從死亡的邊緣上把我們挽救了回來，使我們從鬼變成了人。我今後唯有搞好教學工作和革新工作，才能够報答偉大祖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所給予我的比山還高、比海還深的恩情。因此我也希望現在仍在受着帝國主義分子欺騙而還沒有覺悟的修女們趕快覺悟吧！醒醒吧！千萬不要再像我以前那樣錯誤的拿着帝國主義分子當做天主事奉才好。

擁抱你，祖國！

安慶聖若瑟修院修道士 熊遠濤

一向，對於神長，尤其外國的，五體投地的崇拜，視如神聖。他們的話，都當作天主的聲音。現在想來，往日真像一個長的幻夢，一個白癡。

「報紙不准看，這是共產黨迷人毒藥，同團員少接近，這是魔鬼有形爪牙；美國發明了氫氣彈，一炸千里；革新運動是宣傳。」……這都是我敬愛「基多代表」的話。「對。天主的聲音，還懷疑嗎？信吧！」長年漫月，只知天主、魔鬼、拉丁、英文，繚繞心靈的只是鐘聲禱語，真是一塵不染，生在廿世紀，心還是徘徊於中世紀時代。

但是去年初春寒假路過九江，目擊此地神父們（我都很熟）集會宣言，響應革新運動。這眼前事實，初次驚濤起我心海的微波。然而我還覺得這些神父們神學沒唸好。而且微波轉瞬即逝。不過，對於人民報紙的信任，却是從此萌芽。

初夏，革新的火花在全國猛飛，我們敬愛的「基多代表」們，就加緊堅固我們的「信德」工作了。早晨做默想，平時講道理，總大聲疾呼：「報上登的神父革新是假的，做問譎根本不會，假使有也是個別現象。」天天傍晚，把一位姓陳的先生，大名叫做敏敏「聖而公教會」，當聖書念……聽了心裏很煩悶，亂找教友們的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傳記看。

夜晚，在臨窗床上，躺着，輾轉反側，凝視夜空，繁星閃灼，思潮雖然奔流放縱，但不敢深研。一

醒着，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就默誦了串玫瑰經，然而不服服不聽命的腦海却頑皮地興風作浪——「那制度——資本主義——本身是不必推翻的……這制度並非在其本身性質即是罪惡的」——這不是現今教宗庇護十二在「第四十年」通諱中，「以自己所担当的聖職向全世界教會，發表宣言」嗎？是的嚟……這一來，博學的陳敏哲叫嚷嘆天主教是「超階級」「超制度」、「對任何實踐的政治形態不發表意見……不堅持採取某一種制度」，不是給他，陳先生一個響亮的耳光嗎？且慢，還有我們的教宗庇護，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還以梵蒂岡教廷權威，在意大利普選時，直接號召投票公民擊敗共產黨（註一）。「這是何故？既然超制度，超階級，如此匍匐崇拜這個制度（資本主義），拚命捍衛這種制度，真叫人不可思議。實際上，過去一些主教神父，包車來，包車去，出入省政府，市政府！南昌周總主教，這裏的何院長，同國民黨官僚政客們，禮尚往來酒肉往來，慇懃備至。「她（天主教）與任何政權，任何政治不發生聯系」，「不巴結任何政權」，事實怎能與陳敏哲的言論符合呢？現在呢？他們閉門不出屋，叫我們「與共產黨誓不兩立。」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想不通。只覺得他的論據很深奧，很高超。總究想想而已，且不敢多想，「人的思想有限」，不然，弄得「裂教」「背教」，成了脫了樹的葡萄枝，扔在火裏」，忽然猛憶起神曲中的「地獄」，那才可怕！

後來，聽了兩次志願軍歸國代表的報告。志願軍的英雄高貴品質，烙印了我的心，對我起重大鼓舞作用。（對於這點，以後還要說到）。八月，安慶革新會開了個帝國主義罪證展覽會。我好奇地看看。——怎麼！我們的神長是這樣的嗎？誘姦修女、教友，私藏電台，虐殺嬰兒，宣傳原子彈……當時我就強迫觀念式地認識爲這是不可能，至多個別現象吧。但是靜夜聯系過去想想。「美國實驗了氣氣彈，驚（俄）頭拋住了」——這不是柯神父（賽恩）張牙舞爪地向我們說過的？九江仁慈堂茶園一角不是堆滿小骨頭一坩坩嗎？……不禁痛苦的懷疑起來，今天叫罵原子彈的是誰？鼓吹氣氣彈的是那些？這麼令人恐怖的大規模殺屠人類的武器，只有原子外交的美國，只有華爾街的吸血鬼。這麼看來，我的「神長」們的那些醜惡勾當，並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性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爲了。看來，「從他們的果子」可以認

出他們來，他們是結劣果子的樹，是失了鹹味的鹽，是聖殿裏銀錢販子，是披着羊皮的惡狼，是基督的叛徒，是美國的忠實奴僕了。既然如此，我爲什麼不站在天主一邊，真理一邊，向「叛徒」宣戰呢？因爲，我覺得天主的真理固然萬古長春，然而傳佈的方式，應該隨時代而靈活化，何況我們的天主教，我們的聖母，同叛徒蒙受了如此極端污辱。爲了她的純潔和光明前途，我怎能不聞不問？如是，乘來平靜無瀾的我的心海，猛地捲起了洶湧怒濤，血液激流，決定明天白天行動起來！然而一到白天，勇氣就如烟消失在空氣中。「他們到底是神長，待我不錯呀。」我自恨我這般五分鐘熱血。後來，我想起了志願軍，在冰天雪地，在美軍猛烈砲火下，耳朵震得淌血，還圓睜着被燙得血絲絲眼睛頑抗；餓了吃炒麵，渴了抓把雪解渴，……爲了祖國，爲了世界和平，而我在幸福的後方還不敢同叛徒戰鬥呢？經過無數鬥爭，矛盾發展，志願軍英勇鼓舞了我，終於舉起反帝愛國愛教旗幟，向帝國主義分子搏鬥，回到了祖國懷抱，心中噴射出自由幸福火花。

祖國，解放後我雖然在你的領土上住了三年，然而實際生活不過一歲。在這一歲中，我看見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的農民分田翻了身，吃不飽穿不暖的時代是永遠過去了。在新婚姻法陽光照耀下，千百萬男女青年自由結合，度着美滿幸福生活。大張旗鼓鎮壓了反革命，人民安居樂業，「三反」「五反」基本上洗滌了舊社會污毒，出現了一片空前的、樸素新氣象。全世界最兇惡惡美帝國主義，被中朝人民打得落花流水。愛國衛生運動把人民健康提高了。物價普遍下降，生產模範全國湧現，生產品大大提高……「奇蹟，這簡直是奇蹟，這都是奇蹟。」我們的祖國如此可愛，使我每一提起祖國，就想到我的故鄉的大河，冬天、春天從裏面網起無數的活潑金色鯉魚。是的，我們的祖國不是抽象的，她有着迷人的、鼓舞人的具體形象，我們偉大的祖國前途，光芒萬丈，正向着無限美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途，不禁使我轟雷般大呼：祖國，擁抱你！萬歲！英雄的祖國。

(一) 見黎正甫著：此護十二世的生活，頁一三〇、一九四九，三月香港真理學會版。

李嬌和她的兒子們

· 文 禱 ·

在三德里天主教徒羣中，若提起李嬌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她所以能够這樣有名，一方面是因爲她自己熱心、能幹，另外一方面是在六年多以前，她丈夫秋來的死給人們留下了慘痛的印象，使人長久不能忘記。

天津六區三德里，是勞動人民聚集的地區，在那裏住的人，不是擺攤兒的，賣菜的，就是隨三輪或是給人家傭工的。然而也有個把混小事兒的，也都是給生活壓的抬不起頭來。他們是一間房子半間坑，一年到頭啃窩頭的「窮人」。他們很多是虔誠、純良的天主教徒。

李嬌一家子就是這樣的人們。李嬌名叫霖保艾，是靜海縣的人，幾輩子的天主教徒。小的時候，她在家鄉幫助神甫傳過教，二十一年那年，她來到天津，兩年之後，經一位教友的介紹，嫁給了一位曾經修過道的老實人——秋來。

秋來的名子叫李宗海，可是人們都叫他的名。他是獻縣的人，在獻縣修過道，以後又在堂

裏當「先生」。獻縣教區一向給耶穌會把持着，而耶穌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及其走狗，幹的差不多都是間諜、特務的事。在天津的耶穌會，得到了從前法國領事館的幫助，拿着法帝國主義政府的津貼，在馬場道上辦了一個工商學院。披着「神甫」、「專家」、「學者」重重外衣的法國間諜特務，在辦教育的招牌之下，幹着蒐集情報的勾當。秋來就在這個「學院」裏給幾個法國和中國的耶穌會士「做本分」，給他們買菜、做飯、洗衣服，看着人家每天大魚大肉的吃着，呢絨綢緞的穿着，而自己一家人吃的是高頭，穿的是巾巾片片的破衣服。

可是這些還不是最不幸的事，最不幸的事發生在一九四六年的年初，快要過舊曆年的時候；也正是挂着洋刀的日本鬼子投降了，掛手槍坐吉普車的美國「盟軍」在大街上橫衝直撞出入無人之境的時候。

一天傍晚，剛吃過晚飯不久，一輛跑得飛快的吉普車在工商學院後面的小馬路上撞倒了一個

人，就是秋來。

兩個鬼狠的美國兵，嘴裏罵罵咧咧地，走下了吉普車。這時，附近的走路人圍上來，看，警察也過來了。秋來給撞得頭破血流。偽警察趕緊想辦法救人，却緊着問受傷的人姓什麼叫什麼，可是秋來已經奄奄一息，連喘氣都費勁了。

正在這時，過來一個三輪工人。「這不是秋來嗎？」他吓得叫了出來。這才算有個頭緒。偽警察不敢把美國鬼子怎麼樣，站在一旁發楞。圍着圍着的人們提醒了：應該先把躺在地上的人送醫院，救命要緊。

在那個年月，多少無辜的中國人都是白白地在瘋狂的侵略者的車輪子底下送了命。秋來也成了這些不幸者之一。送到醫院，不過三個小時就死了。至於殺人的兇手呢，在給美國侵略者當走狗的反動政府之下，自然就逍遙法外。因為，當秋來被撞後不久，兩個鬼子就駕起車子溜之大吉。反動政府不得不虛應故事一番，向美軍提出交涉，可是美軍說了：「車子出事，一天不知道

有多少，你們知道是誰嗎？」

可是，多少隻眼睛都看見了肇事者是身穿美軍制服的高鼻子藍眼睛的人，美軍當局也不好再抵賴，於是換了辦法：拖！「好吧，把死者的衣服拿來，我們驗驗血，再驗驗車輪，看看是哪輛車撞的。」這明明是騙人的鬼話，可是悲傷過度而一向又老實的李嬌，却對它抱着無限的希望。她想：就這樣辦也好，說不定會查出兇手來，至不濟也可以得到些賠償金，也好維持家用，把兩個兒子拉扯大。

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心腸更毒狠。高壓工商院長的大特務劉運仁却趁着這個機會打了一網：以給李秋來辦善後為名，向教友們募了二百多塊錢，說明是給李嬌她們安家度日的。不料錢到了手之後，劉運仁騙李嬌說：「你一個婦道人家，懂什麼？錢我替你存起來，每月吃利息就够你一家生活了，你幾時用幾時找我來要。」可憐這一個把神甫看成天主的化身的虔誠女教徒，從此上了特務劉運仁的大當：她不但答應照辦，並且把她手裏的幾十塊錢（都是朋友、鄰居們塊兒八毛錢的）也交給了劉運仁，直到後來，她第一次要

錢都感到不痛快，要十塊頂多給五塊的時候，她才多少有點兒明白。可是，由於多年來受了帝國主義的毒害和麻醉，她不敢懷疑，「猜疑神甫，那是犯罪呀！」她這樣想。所以，她就只好糊裏糊塗帶着一個六歲、一個兩歲的孩子，苦熬歲月地過日子。她給人家縫、補、綉、綻，拆洗衣服，打點着附近工廠裏的單身人，再加上賣衣服，賣傢具，對付着往前混，直到賣得自己只剩下了一件藍布長衫的時候，天津解放了。

解放以後，李孀一家的生活受了影響，因為，特務頭子劉適仁在解放後逃到台灣去，她的錢也就跟着失了踪。她去工商找別的耶穌會神甫，別人都推說不知道。她滿懷失望地回了家，心涼了半截。怎麼辦呢？丈夫一條命換來的錢都飛了，剩下的祇是兩個營養不足的孩子和一條充滿了疑懼的前途——因為，也和一些別的天主教徒一樣，她聽到了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們的惡毒宣傳：「共產黨和天主教誓不兩立，奉教的將來都好不了。」

然而，這個善良的女人有的是一顆堅強的心。她深信：祇要自己好好勞動，就不會餓死。她

又重打起精神，爲了死去的丈夫，爲了兩個兒子，辛勤地工作。在這時候，天津市的愛國天主教徒展開了革新運動。

李孀本來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顧到生活以外的事，可是在一次帝國主義的展覽會裏，她的心有些動了。看到展覽會裏擺滿了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搞間諜、特務，和他們那些荒淫無耻的放蕩生活等等證據，她回想到丈夫的慘死和自己的痛苦遭遇，開始懷疑那些一向她視爲「神長」的惡徒們，究竟安的是什麼心，幹的又是些什麼事。當然，在革新運動剛一開始的時候，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造了好些「背教」、「裂教」、「簽名下地獄」的謠言，李孀也聽了不少。可是，耳聞是虛，眼見是實。如今她親眼看見了卜相賢的機關槍、電台，滿濟世的鋼刀，房如晦的裸體女人照片和治梅毒的藥包，她心裏怎麼能一點兒動靜沒有呢？「若論這些人的行爲，可真不啻個神甫！」這是李孀心裏的第一個想法。跟着來的是：就是神甫，也可能做壞事，也可能犯罪，雖然那時她還不懂什麼是帝國主義！這

她又參加了革新促進會所組織的學習班。這

學習對她影響很大。她開始明白了許多從前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在學習裏，她知道了天主教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侵略中國；在學習裏，她知道了帝國主義者多年來對中國的處心積慮的陰謀；也是在學習裏，她知道了有些教會敗類如何墮落到給美、蔣搞特務，完全喪失了天主教徒的資格。

往事一幕一幕地在她腦裏轉來轉去。吉普車輪下她丈夫變死的形容，耶穌會特務們的嘴臉；……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來：我們信的是「神」，不是「人」。我們反對的是那些假藉宗教搞亂七八糟事情的壞傢伙，還對於我們的信仰絲毫沒有一點兒影響。因此，在學習以後，她就在促進會主辦的兒童識字班，擔任教員。

爲了兩個孩子，她一直是辛勤地工作者。教員是兼職，一個月百多斤小米的待遇，不夠她生活。但是她並不抱怨。在課餘之暇，她仍舊給人幫忙洗洗做做，貼補家用。「當老師了，還給人洗衣裳？」隣居有愛開玩笑的人也說過這樣的話，可是她並不給人洗衣裳爲可耻，反而覺得老老實實地勞動吃飯，是件光榮的事！所以今天的

生活雖不富裕，可是她已經換上了一付新的心情，她彷彿覺得比以前年輕了！

兩個孩子也一天比一天長大起來了。大兒子金良，他父親死的那年才六歲，如今已經是小學快要畢業。也許是因爲汽車在他腦子裏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所以他老惦記着長大了去開汽車。小兒子金波，今年不過八歲，却有着與他哥哥不同的志願。有一次李騰問他長大了去幹什麼，他很乾脆地說：

「我去當志願軍，媽媽，當了志願軍去打美國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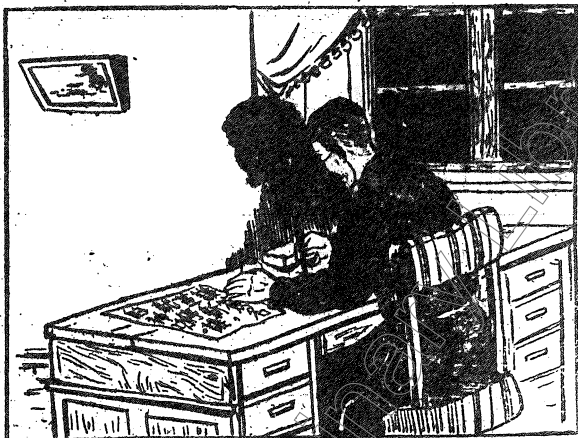
舊恨、新仇，悲傷和興奮使李騰眼睛裏含上了兩顆淚珠，在陽光照耀下閃閃地發着光！

「我總算熬出個頭來了，」那天下午，我去訪問她時，李騰感動地對我說，「我的生活好了，比以前強多了。兩個孩子總算還有出息，不辜負我拉扯他們一場。您別瞧我一天忙到晚，早晨教書，下午給人家洗、做，晚上還得去學習教學法，可是我心裏可比以前痛快多了！」

當我離開她家的時候，她又蹲在院子裏的那個大木盆旁邊，起勁地洗着一床被單。



(24) 經過了二十多天的計劃與籌備，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委會正式成立，當場選出了籌備委員，通過了革新宣言，決議廣泛徵求教友簽名。廣大的善良教友，都擁護這個宣言，並在宣言上簽寫了自己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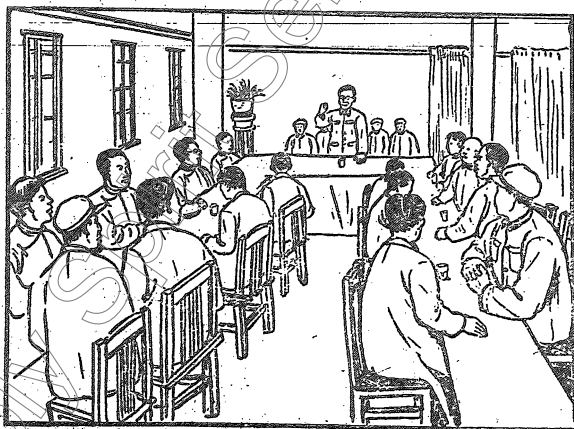
(25) 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等，看到革新運動壯闊開展，就濫用神權發動了破壞的陰謀，發出「誰簽名革新，就停誰的神功」的荒謬命令，並寫信恫嚇簽名革新的愛國神甫李德培，要摘他的神權。



(26) 堅決愛國愛教的神甫和教友們，當然不會被帝國主義分子的無恥亂令嚇倒；可是也有一些認識模糊的教徒，屈於帝國主義分子的命令，多少有些傍徨。



(27) 吳克齋等繼續為革新奔走，促進會籌委會公推張羽時與北京教區李君武副主教聯系。李副主教回信給張，表示贊同。



(28)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吳克齋與燕國屏二人到北京去找李副主教研究如何推動革新運動，正巧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邀請天主教人士舉行座談會，這會由馬叙倫、陸定一等首長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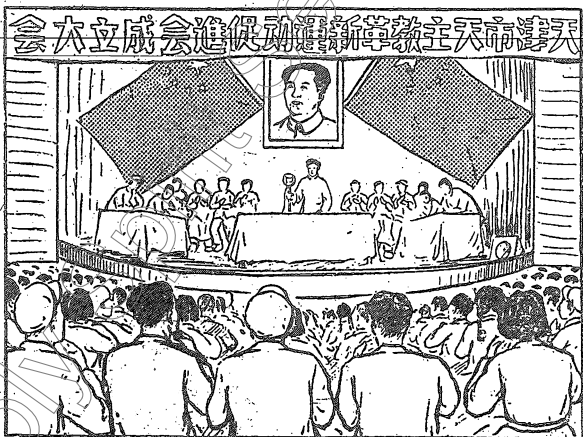
(29) 會上，周恩來總理講話，說明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號召教徒起來愛國，深深地感動了到會的人們。



(30) 李副主教寫信給天津的趙副主教，說「周總理的講話非常正確。」這封信由吳兩二人帶回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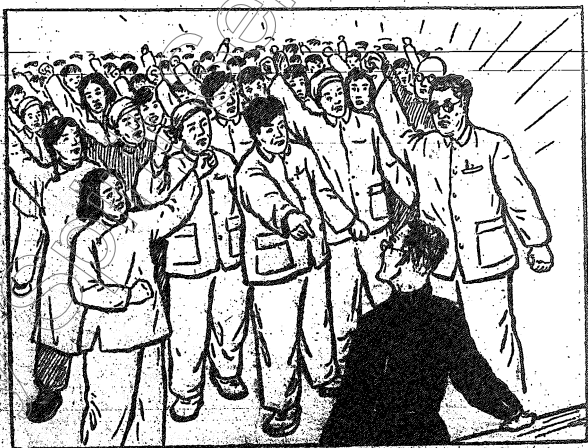
(31) 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又藉詞橫加阻撓，一月二十日曾對革新的教友說出「你們談愛國，不要談愛教」毫無天主教徒氣味的話來。



(32) 可是天津市天主教的革新運動，並未因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而裹足不前，更多的人參加簽名，到了四月間，簽名參加革新的教友已有一萬五千餘人，佔全市教徒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四月七日，促進會正式成立。



(83) 四月二十二日，全市愛國教徒萬餘人舉行了抗美援朝示威大遊行。



(84) 帝國主義分子看見教徒們的覺悟日漸提高，更加紅了眼，加強破壞活動；覺悟了的教徒也正面與他們展開了鬥爭。文貴賓久居天津教區，喪失在實教區府邸將回法國充軍費，教徒們向他清算教產，他無言答對，要索地說：「服刑罰了。」



(35) 教徒們痛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遂要求人民政府把他驅逐出境。這個老奸巨猾、無惡不作的天主教徒，終於在五月二十八日，夾着尾巴離開了中國。



(36) 這時，帝國主義分子柏恩、鄭化民等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來的一个怙惡不悛的荷蘭籍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却暗地勾結特務流氓，飲血結盟，組織暗殺團，陰謀用恐怖手段來破壞革新運動。(未完)



兩年來抗美援朝鬥爭的

偉大勝利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咱們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兩週年。兩年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一起併肩作戰打擊美國鬼子，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保衛了祖國的安全與世界和平。總起來講，我們的偉大勝利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兩年以來，我軍越戰越強，敵人越戰越弱，從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經過五次大的戰役，朝中人民部隊把美國侵略者從鴨綠江邊一直打退到敵人最初發動侵略戰爭的地點「三八」線附近，並且使戰線在「三八」線附近穩定下來，使敵人不能再前進一步，這也就徹底粉碎了美帝國主義想攻佔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

二、從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今年九月份為止，我們一共打死、打傷、俘虜敵人六十六萬人以上，其中光美國侵略軍就有二十八萬二千多人，敵人損失總數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軍損失總數的百分之二以上。此外，美軍還損失了大量飛機，自今年五月份到今年九月，我們就打落、打傷美國飛機七千架以上。從這個數字，就可以知道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爭中的損失是多麼慘重！

三、美國侵略者所進行的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美國鬼子在武力方面打不過咱，就滅絕人性地進行細菌戰，企圖危害朝中人民，挽救它戰場上的損失。但在朝中人民的一致努力下，我們在細菌戰中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敵人除了遭到徹底失敗外，也更暴露了他們是人類最可恨的敵人，引起全世界的一致憤怒，使一小撮戰爭販子更加陷於孤立。

四、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美國鬼子的侵略朝鮮，原是它侵略全世界計劃的一部份，它原本妄想走日寇的老路子，發動侵略戰爭，首先滅亡朝鮮，然後以朝鮮作跳板，經由朝鮮進攻我國大陸，並進而侵略整個亞洲以及全世界。但是，朝中人民的有力打擊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

也有着重大意義的：

鬼子這個狂妄的陰謀。在朝鮮這個小小的戰場上，僅僅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力量就把美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使它損失了現有陸軍五分之一的樣子；我們牽制了美國兵的主力，並且正在大量消耗着美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就使得美國強盜無法把更多的兵力和戰爭物資用到歐洲及其他方面去。因此，就把它整個侵略計劃都完全打亂。這也就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保衛了我國的安全，從而保障了我們國家經濟恢復工作和各項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和迅速完成；並進而保衛了全世界的和平。

二、朝鮮戰場上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美帝國主義不但必須打敗，而且是可以打敗的；因而揭穿美帝紙老虎的真象，打落它的威風，鼓舞了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增強了他們的鬥爭信心和決心，同時也促進了美國人民的覺悟，認識了美國侵略政策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使美國人民也逐漸增強了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反抗情緒。

三、帝國主義在朝鮮連吃敗仗，使帝國主義侵略陣營間的矛盾更行加深。美帝在進行侵略戰爭中，已經是開得手忙腳亂，自然就沒有力量再照顧它僕從國家。這些僕從國們眼着一天天地被美帝拖入災難的深坑，就互相埋怨，對美帝越發不滿，因而就使侵略陣營內部的狗打架的事情也越來越厲害，特別是美帝和英法反動政府間的矛盾是更加深刻。

總起來講，由於朝中人民抗美戰爭的勝利，使和平陣營的力量更加壯大，使帝國主義陣營更加削弱。這也就使世界和平有了更進一步的保障。

可是，美帝國主義現在仍在作垂死的掙扎，他們竟片面宣佈無限期停止談判，並瘋狂地向朝中人民進行挑釁。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鬥爭，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的陰謀，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共同為爭取朝鮮和平的實現，為保障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帝爲什麼破壞朝鮮停戰談判？

朝鮮停戰談判從去年七月開始到現在，經過我方不斷努力，目前只剩下遣返戰俘的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我方一貫主張在朝鮮停戰實現後，雙方戰俘要全部遣送回本國，這是最合理合法的主張。但是美方却堅持他們捏造出來的「自願遣返」原則，想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員，給他們當炮灰。從去年十二月十一日遣俘問題開始討論以來，事實證明，美方的這種陰謀已經完全破產了。在會內，他們要了許多花樣，不發言，中途逃會，在會上吹口哨，打瞌睡等等。但這一切都不頂用，「自願遣返」原則還是沒有實主。在會外的戰俘營裏，我方被俘人員一致在堅決要求遣返，「自願遣返」的妙計更是賣不出去。從

六月七日到十月八日的三個月中，美方又開始用連續休會三天、七天到十天的辦法，拖延了七十多天沒有開會。十月八日，美方又宣佈了無限期休會，朝鮮停戰談判就這樣被美方又一次中斷了。

美方這次破壞談判是有計劃的陰謀。第一、他們想把破壞談判的責任推給我方。在九月二十八日的雙方代表團大會上，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遜提出了「三項新建議」，事實上，在美方的建議中，還是把戰俘分成願意遣返和「不願意遣返」兩種；主張遣返那些願意遣返的戰俘，「不願意遣返」的戰俘就不遣返。歸根到底，還是要扣留我方大批戰俘。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將軍，當場就駁斥美方的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詭計，並在十月八日的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合理提案，其中採納了美方提出的把全部戰俘運往非軍事區，然後主張按國籍和地區分辦遣返全部戰俘。但是，哈利遜不理會我方的提案，就野蠻宣佈無限期休會，直到我方接受他們的方案時為止。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侵略朝鮮司令克拉克，宣佈無限期中止談判，並造謠說我方沒有提出新建議。就這樣，他們一唱一和，打算把破壞談判的責任推給我方。

美方第二個陰謀是想繼續和擴大侵略戰爭，並打算逼迫聯合國大會來支持它這一陰謀。聯合國大會最近已經閉幕。十月三日，美國報紙就說：「美國將促使聯合國大會通過強硬的決議來告訴共方說，他們應該接受最近的提出停戰建議。」美國「已經準備更猛烈的報復計劃來對付」朝中兩國。這就是說，我方如不接受哈利的「新建議」，他們就要繼續和擴大戰爭。但是，美方的陰謀是不能實現的。對朝鮮停戰談判，我方一貫主張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辦法，我方決不接受。過去，美方的一切陰謀都破了產，現在是哈利遜、艾奇遜和克拉克親口宣佈中止談判，關閉了談判的大門，這完全是美方的責任。另一方面，全世界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美帝國主義如果胆敢擴大侵略戰爭，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他們能夠得到的結果也會和過去一樣，就是被中國人民軍隊打得頭破血流。

塘沽新港舉行開港典禮

塘沽新港第一階段的工程，已經提前兩個多月完成，十月十七日並隆重地舉行開港典禮。在天津市副市長尹德，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鈞部長等講話後，一萬噸的「長春」號大輪船就在全場人員的熱烈歡呼和鞭炮齊鳴聲中，由綵船領導進入了港口，接着又有兩艘一萬噸的輪船和一艘三千噸的輪船，也開進來，停泊在新港碼頭。

塘沽新港的開港是咱們中國人民在完成修治淮河第一、二年工程、荊江分洪、成渝路、天蘭路以後

的又一次的偉大勝利。

新港座落在天津東南四十五公里的塘沽附近，它位於海河口的北岸，是一個人工建築規模宏大的海港。港內總水面積約二十平方公里，伸入海中以防止風浪及泥沙的南北兩防波堤全長達三十公里，在兩道防波堤之間挖有深水航道，港岸建有碼頭兩處，並有鐵路直通天津。

塘沽是天津的門戶，而天津又是華北五省、熱河、寧夏、陝北、魯北和內蒙西部的廣大地區物資的集散地，關於物資的運送，尤其是對海外的交通，居於重要的地位。可是過去因為海河的大沽口存在著一道沙壩，載重三千噸以上的輪船，無法靠近碼頭，只有在幾十里外的海面停下來，用小駁船一點點的再往岸上倒運，就是載重三千噸左右的貨輪，也只有等到漲潮時才能進入海河。因而大大影響了物資的運輸量，並且也因運費增多，提高了貨物的成本。要想解決這個困難，就必須把大沽口外的航道挖深，使三千噸以上的輪船能够直接駛入塘沽碼頭卸貨，三千噸左右的輪船也能隨便進入海河，直達天津。塘沽新港碼頭，就是根據這種需要而修建的。

遠在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爲了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就開始修建這個碼頭，雖然經過六年，也沒有完成，到日本投降時只能停泊三千噸左右的輪船。國民黨匪幫接管後，又任意破壞，所以這個港口更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海灘。

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去年決定修建塘沽新港，預計到今年年底完成第一期的修建工程，使萬噸的輪船能够直到新港碼頭卸貨，載重三千噸左右的貨輪也可經過新港的船閘，越過大沽沙壩直接進入海河直到天津。

這一個建港工程，首先要用挖泥船把航道挖深，其次是修建兩條防波堤，防止大沽沙的繼續侵入和海浪的衝擊；同時還要修建海港碼頭，以便大船停靠，另外，爲了使三千噸左右輪船能够直到天津，還要修建一道船閘。

由於蘇聯專家的協助，和全體職工們發揮愛國主義的勞動熱情，積極鑽研技術，尋找竅門的結果，僅僅短短一年的功夫，就挖通了深水航道，並改建了原來的一、二號碼頭。使碼頭可以同時容納四隻一萬噸的輪船同時靠岸，此外還修建了防波堤及船閘。

新港工程的完成，使國內外物資交流更加便利，給我們大規模地展開經濟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一個新港的修建，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



全國各地教徒慶祝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偉大成就

(本刊訊)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已於十月十三日勝利閉幕。這個消息傳出後，各地天主教徒都一致歡呼這次和平會議的偉大成就。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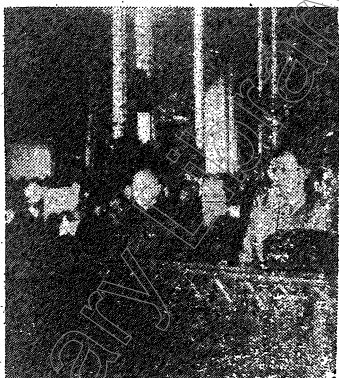
委員吳克齋，特於十月十八日下午八時，在天津市人民電台，以「慶祝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偉大成就」為題發表演說(全文見第三頁)。

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副主席楊士達，以「粉碎戰爭販子的任何挑釁」為題發表文章，他說：「我天主教友本着和平即福音的教義，對和平會議的決議深表擁護。」楊先生是個科學家，最近到朝去參加了調查細菌戰事實的工作，親眼看到夢帝極端違反人道的殺人罪證，深深感到和平已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心裏非常憤恨，所以他號召教友們「要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十六億人民團結一心，在保衛和平事業上努力工作，粉碎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任何煽動與挑釁。這樣，我

天主教教友日夜祈禱的和平才會實現，人類的幸福也就有了保障。」

自從這個和平會議在十月二日在北京開幕後，全國各地教友紛紛表示對會議的擁護。他們或是舉行和平大彌撒為和平祈禱，或召開座談會發表意見，或是發表聲明，寫文章，展開宣傳活動來慶祝和平會議的召開。除了上期本刊報導的天津、北京兩地舉行了和平大彌撒以外，大同市教徒，也在十二日舉行了大彌撒，賈羅漢神甫在彌撒中以和平為主題講了道理。他引用聖經來證明耶穌主張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當天下午六時，教友們舉行了座談會，女教友何王氏、張楊氏、教友劉善繼、賈天鐸等都爭先發言。新仁診療所的全體職工和修女們並一致表示：為了爭取真正的和平，除了響應和平會議的決議與號召外，並要努力搞好衛生防疫工作，消滅美帝的細菌戰和化學戰。

山西太原的教友，在十月五日開了一個包括太原市、郊區全體神甫、修女和教友代表共百餘人的集會。會上，中共市委統戰部李景文部長作



中起和神
議(右為)
會(左為)
平生撤武
和先潮代
城耀望恩
區胡文南
洋北北越
平表北為
太代界在
及界在右
亞洲(三
國天新
第平甫

了報告。報告後大家進行討論，每個人都熱烈地發表了感想。一位年近六十的女教友談了她自己在解放前後生活的比較和爭取和平的重要。最後大家一至決議在當天下午七時在大堂內由郝肅副主教做一台和平大彌撒，參加彌撒的教友有兩千多人。郊區各堂的教友，也都熱烈地慶祝，東澗河村、長溝村、洞兒溝村等處各堂都舉行了大彌撒。

宣化市革新籌備會，在十一日下午召開了一百五十餘人的集會。董積鈺主委等作了報告。第二天上午，大家又開了討論會。此外，並決定在

十四日對教友羣衆作深入閭戶宣傳。籌備會並發表了「我們要把和平事業保衛到底」的聲明。裏面說：聖經上說：「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所以每一個天主教徒都要擁護和平，反對戰爭。聲明中有一段話是：「我們代表宣化市一千一百六十多位革新天主教友莊嚴聲明：我們要堅決地站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人民這邊，團結一致，盡一切力量爲實現和平會議的所有決議而奮鬥。」

張家口市天主教革新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邊鈺發表書面談話，說：「和平的種子已在人的心田上宿下了根苗，」因此，和平一定會勝利。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會期間，北京天主教界爲表示慶祝與擁護，特於十月六日推選副主教李君武、北堂區神甫王興周、王汝璋、胡天鐸、修女衛秀雲、張佩珍及革新委員賈振民、楊慶華等八人，代表全教區，向和平會議恭獻錦旗一面，在獻旗時間李君武副主教等與數百位和平使者親切地一一握手，甚至有的彼此擁抱在一起，情形非常熱烈，自始至終掌聲不斷，完全顯出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人民互相友愛的精神，更進一步地團結起來了！

零陵縣人民政府下令

驅逐帝國主義分子艾克禮

同時下令取締反動秘密組織「聖母軍」

（本刊訊）艾克禮是零陵監牧區意大利籍副監牧，於一九三三年來華，隱藏在教會內，以傳教為名，一貫勾結美蔣匪幫，刺探情報，迫害人民，侵犯我國家主權，解放後，更勾結和窩藏匪特，秘密組織反革命團體「聖母軍」反對人民政府，破壞我國家政策，阻撓教友的愛國活動，嚴重違犯我國家莊嚴法令。艾克禮並指使其所轄那陽分堂意大利籍神甫賴有爲勾通匪首王春暉（中美合作所特訓班第一期畢業，「忠義救國軍湘鄂桂粵邊區」司令，已槍決）進行破壞。零陵、那陽的愛國教友和神甫紛紛檢舉艾克禮，賴有爲的罪行，公開控訴者達六十餘人；經公安局門緝密調查，確定艾、賴二犯進行反對我政府與危害我國家，侵犯我主權的非法活動，觸犯我國家法令。零陵縣人民政府於九月十八日下令驅逐艾克禮出境，同時取締艾克禮所策劃和組織的反革命秘密組織「聖母軍」。那陽縣人民政府亦於九月十四日限期令賴有爲出境。

零陵各界人民於九月十八日舉行了五千人的大會和示威遊行，擁護政府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和取締「聖母軍」的英明措施。羣衆表示了對帝國主義的不可遏止的仇恨，居民和教友憤怒地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大會前分組舉行了多次的訴苦會，訴苦的達四十八人，他們一致要求在大會上當面向艾克禮控訴。第一個上台控訴的是零陵總本堂司鐸李震林神甫，他一開口就說：「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血債纍纍，二十年來，我受盡了他們的欺壓，今天我要向中國人民和我們天主教的敵人艾克禮索討！」李神甫憤怒地控訴了艾克禮在一九五四年假借救濟總署爲美國侵略者深入窮鄉僻野探測地形，調查人口，並據成表冊送給美帝國主義的間諜罪行。工人唐永榮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爲吞沒工資而誣害工人毛卡，逼得毛卡投水自殺的慘痛事實。六十六歲的張老天娘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梅占新阻攔政府派員在藉口她在天主堂附近山腳下扯了猪草，把豬綁在

梧桐榻上用皮鞭抽打暈死過去。原來天主堂孤兒院孤女與金秀、唐滿英、周春妹等痛心地控訴了他們是如何受侮辱和奴役的，他們無償地服侍帝國主義分子，還要經常供他們玩弄。那些野獸們強迫親她們的嘴，摸她們的腿和腳，一見沒有人就摸奶搥腿，強行姦淫，沒有一個逃脫了他們的淫手的，孤女們憤怒地說：「那裏是什麼神甫！都是一夥淫棍、姦徒！」

教徒呂瀾離控訴艾克禮夥通匪首「反共救國軍」縱隊長劉甲生秘密組織「聖母軍」，拉攏地主惡霸，破壞土改和散佈妖言，誣毀人民政府。羣衆情緒憤激異常，口號聲震天價響，一個老大娘在台下站起來指着艾克禮以無比的憤怒吼道：「你們這些萬惡的帝國主義分子！你們奴役我

帝國主義分子艾克禮的罪惡活動

陳至剛

意大利僑民艾克禮是一個一員與中國人民爲敵的帝國主義分子，他於一九三三年來華，十九年來一直潛伏在天主教內，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了無數侵略活動。解放後又利用天主教零陵監牧區副監牧名義，控制整個監牧區，勾結匪幫，組織秘密反革命團體，肆行破壞，並指使和策動其所屬祁陽天主堂意大利籍神甫顧有爲，勾結匪首，進行陰謀活動。

們迫害我們！你們私設刑罰，逼人自殺！你們侮辱婦女，虐殺嬰兒！你們勾結匪特，組織「聖母軍」！你們散播妖言，誣毀人民政府和共產黨！你們這些毫無良心的畜牲，甚至陰謀挑撥我兒媳的感情，引誘我的兒子，想使他背叛祖國！告訴你們！我們站起來了！覺悟了！不再受你們的欺騙了！我們堅決反對你們！不准你們再橫行霸道，陰謀破壞了！」

當縣人民政府代表宣布驅逐命令後，武裝公安人員立即執行命令，將艾克禮押解出場。此時，羣衆一面狂歡大喜，感激人民政府爲他們伸冤出氣；一面以無比的憤怒高呼：「帝國主義分子滾出中國去！」

(續前)

已發覺艾克禮爲美帝國主義作間諜活動。艾克禮以「救濟總署」名義一面用了一救濟物質」收買落後教徒蒐集情報，一面夥同美帝國主義分子深入窮鄉僻野進行偵察。李震林神甫就會親眼看見他把刺探所得的人口、經濟等情況製成表冊供給美國侵略者。

將近解放時，天主教反動頭子零陵教區英籍主教顧光照，由於公開與蔣白匪幫勾結，無法掩飾其反革命面目，爲逃避中國人民的憤怒，乃隨

遠在一九四五年

蔣白匪幫撤退，而將一切反動任務布置給艾克禮和那陽的賴有爲，這一時期內，艾克禮以天主堂爲根據地有計劃地進行反共反蘇宣傳，公開召集教友進行反共教育，據教友汪露花、呂彌耀等檢舉，一九四九年，天主教的外國神甫經常找教友個別或集體「談話」、問教友怕不怕共產黨，對教友宣傳說：「共產黨來了，殺人放火，要罷一總教友殺掉，現在正是末日到了，世界分成兩邊。」文說：「不要緊的，共產黨頂多搞三年，你們要爲天主致命，下火就下火，下河就下河。」他還惡毒地謀騙青年教友逃走，艾克禮就會親口對呂彌耀的母親說：「你的兒子還不快走，共產黨來了會拉他去當兵的。」

解放軍來了，人民政府建立了，鐵的事實粉碎了帝國主義分子無恥的謊言，人們都感嘆着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政府。」而教友們也清清楚楚地認識到世界確是分爲兩邊：一邊是人民的末日到了，教友們呼吸了從來未有的自由空氣，他們就進一步看出了所謂「爲天主致命」，原來是想叫他們背叛祖國、脫離人民，而爲美國帝國主義和蔣匪幫送死。帝國主義的謊言破產後，艾克禮並不稍斂其陰謀詭計，反而變本加厲。他一面窩藏土匪特務頭子，收容地主惡霸，進而組織反革命的秘密團體「聖母軍」，準備「變天」，另一方面控制三育小學（原天主堂辦的），繼續出面侵犯我教育主權，干涉我國家內政，繼續

進行反革命活動。當我廣大農村正在清匪反霸時，艾克禮便以天主堂爲掩護，先後窩藏匪首，收容惡霸，組織「聖母軍」，潛伏活動，待機而起。一九四九年底，艾克禮收留了一個從河南潛發的反動軍官張某，幾個月後艾給他錢，秘密運送出去了。一九五〇年初，「反共救國軍」縱隊長劉甲生匪部爲我撲滅，劉匪潛逃到天主堂，由艾克禮長期掩蔽（現劉匪已就逮）。他又以「學道理」爲名，隱藏大惡霸、官僚地主唐文卿等十餘人，艾克禮無恥地說：「這是聖教廣揚了。」在那陽方面，賴有爲即勾結大匪首、一忠義救國軍湘鄂桂粵邊區一司令王春暉（已槍決），派教徒肖若瑟等爲

同時艾克禮通過其狗腿子陳菁綯（已扣押）控制三育小學，抗拒執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政策，企圖保留一塊反動地盤。艾克禮居然出面侵犯我國教育主權，公開向學生宣傳：「誰參加少年兒童隊，就開除誰。」學生唐聚仙、謝義瑤二人就因爲入了隊被艾克禮趕出學校。一九五〇年三月，學校師生組織宣傳隊宣傳中蘇友好和拒用銀元，艾克禮竟胆敢干涉，威嚇教員蔣松銘、朱聲說：「不能爲共產黨宣傳，要宣傳，必須得到我的寬免。」艾克禮甚至猖狂到不准升五星國旗和掛毛主席像，他威脅說：「升了五星旗，美國飛機來炸死你們。」最令人憤怒的是，他強迫一部分學生每天抽出兩點鐘到天主堂去學國民黨反動派的課本，公然進行反革命政治教育。



你願意知道上海革新運動的情形嗎？
你願意閱讀更多有關革新的文章嗎？

請訂閱

信鴿

半月刊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出版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四開一張

內容豐富
記載翔實

訂閱辦法

- 一、向上海思南路四九號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接洽。
 - 二、三個月三千元
 - 三、半年六千元
 - 四、全年一萬二千元
- 外埠來信訂閱，郵資不另加。請將姓名、地址、訂閱期數寫清，連同款項，一併寄上海數。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收函寄。

本刊發行課亦可代訂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駁。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揚編輯部。

代郵

上海華智伯同志

請示上海詳細地址

，以便聯系。

本刊發行課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三十二期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編輯兼 天津市天主

出版者 教革新運動 促進會

(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

印刷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印刷廠

(天津一區羅斯福路二六一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	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千元			

外埠不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海峽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執照第五拾柒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